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靈王九年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

三蔡景十四楚共二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

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上莊子曰高子相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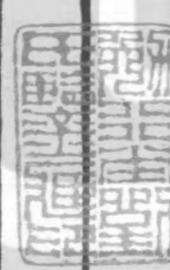
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柵設會又會外之也

吳子在柵音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相楚地

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柵水

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出子而往

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與去齊湯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殊會而於天下之中國則其主矣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
彼力反周為天下之共主矣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而封宋向
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輩重如役偏陽人啓門諸
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取人訖扶之以出門者秋虎彌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備也主人將董父登
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將董父登
乃及禦帶其斷以狗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上者三人
士旬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
投之以執出於其間曰交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
以不交違文既勤君而與諸侯師不然夫以至於此既
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也師不然夫以至於此既
也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威之書曰遂滅偏陽言
自會也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偏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取如之若專賜臣是臣
其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示宋公宋
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瑩辭荀瑩士旬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曾宥有締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
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讓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

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旬欲奔請禱焉荀瑩
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武官謂之夷將偏陽也姓也
有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曰秦董
父爲右生秦不茲事仲尼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
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
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甚之故曰而非其罪也悼公合十
三國之衆而遂滅偏陽於偏陽子何幾焉
國及相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
會吳于相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
滅偏陽而春秋所書若會相之也吳既會相必以兵同
不與滅蓋不以中國諸侯從夷狄之主滅弱小之國也
穀梁之言是矣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鄆迂陽晉文之
霸執曹伯逐衛侯悼公之霸滅偏陽皆功不拚過此孟
子所以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日遂直遂也其日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注者言樂
事之辭不加日時實吳會諸侯滅偏陽取以中國之君
從夷狄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然公羊注
亦以爲忘諸侯開道強夷滅中國不知何據姑備一說

公至自會

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具

之存之也公與上會不與下成也

二事偶舉其可道者也會夷猶可因會

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子囊率師伐宋

宋公受偏陽故也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

國罪不容誅也凡專將言帥師者二國會則先

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

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城亦並稱帥師

矣鄭也春秋無楚公子貞於鄭公孫輒之上所以

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

晉師伐秦 晉師伐秦

疑於宣之二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其侵也晉方帥諸侯會兵或偏陽又越千里而

伐秦可謂雷用其民矣為晉討者莫若修文公之業求

成於秦庶庶因秦之兵力共攘荆楚可以少安中國不此

之圖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

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略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伐我東鄙

間加兵於魯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魯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救陳盟戲會坦皆序小邾子
下唯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無光先至
師明年兩伐鄭又序魯之上傳亦云齊大夫光宋
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
之世子宜次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
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
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出子成序齊大夫之上魯
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出子而次於子
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
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魯杞薛杞國
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系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
之伯官報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
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駮公子發公孫輒
○駮公子發公孫輒初作斐也
駮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駮止獲又與之爭
子駮抑駮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載初子駮為田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駮當國子國為司馬子
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駮止司馬侯晉堵
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駮

子駮大夫馬子西聞盜不敵而出戶而追盜盜入於
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敵而出戶而追盜盜入於
宮乃歸受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駮聞盜為門者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駮當國子國為司馬子
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駮止司馬侯晉堵
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駮

子駮大夫馬子西聞盜不敵而出戶而追盜盜入於
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敵而出戶而追盜盜入於
宮乃歸受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駮聞盜為門者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駮當國子國為司馬子
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駮止司馬侯晉堵
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駮

盜殺三卿不捕大夫失卿也
按左氏鄭公子駮當國君事也發為司馬輒為司
空駮與駮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
卿于朝不稱大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

君之陪貳也陪副也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

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

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一言而卻萊夷之

女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循先

王之盟言而齊疾乃還又其次如蕭相如從趙王會

秦主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琴在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

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

失職者之鑒也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

三卿之禍其近是乎曰盜賊者也以賤者而一

日殺三卿鄭之失政其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

臣圖柄臣其者陪臣執國命矣曰鄭之從楚以

從晉矣曰鄭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役僖公如會以

從中國而駢試之及楚子惠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

賊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書也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曰君之

之說張氏得之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士勤魏絳戌之書曰成鄭虎牢非鄭地也晉師城梧及制

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

陽陵楚師不遇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

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驕驕則

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穎而軍子驥曰諸

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

我酒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穎與楚人盟

其欲伐州師苟登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諸

侯也此伐鄭諸侯成鄭虎牢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

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

利辛苦墊隘猶無所感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

者責其不能有也守故不繫於鄭曷為罪諸侯

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

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後

成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

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

侯也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成守

罷散中國恃力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

鄭以罪之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成之春秋

書成陳者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遂致陳疾之逃也

鄭未服而悼公成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成鄭虎牢者

其據地利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也

是故成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成陳為無功矣

成虎牢雖未為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為有罪

矣故陳氏謂凡成不書惟晉悼公之成陳鄭也特書之

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也

也哉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也

也哉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也

也哉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其伐而不與其也

年楚了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晉中國之疾伯也楚猶夏之蠻夷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衛也皆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夷狄反有救患之善也既而以楚救衛而終不能救鄭而終不能救陳鄭又以其者裔不謀夏之常理耳維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計近功而虧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虎牢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責伯氏寡謀之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二成之義又曰陳成之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衛孫之鄭者為鄭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鄭鄭者為鄭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宋宋皆一國之辭也○陳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伐鄭致許氏曰書楚救鄭而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王叔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宰曰軍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止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曰出此無失職若軍門閨竇其能乎刑放於龍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軍門閨竇乎所大寡君亦右之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靈王十有一年晉悼十一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將作二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惟閔詛謀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
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為也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杜氏曰李氏
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
其車乘以足成三軍李氏使車乘之人率其邑役入李
氏者無公征不入李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
驅使入已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
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如是
則三家不吝其故而改作也孔氏曰如上所分則三家
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李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
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
公蓋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
今之丁也邑今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
能復周公之室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

以魯之國之賦也毛氏曰大國又曰公徒三萬說

以魯之國之軍也鄭氏曰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之者不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

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

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
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
在私門襄公幼弱李氏益張公室之三軍而三家
各有其一李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魯氏曰孟氏精弱所以只使半為臣李氏疆直欲盡
無公室也魯氏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

公復周公之字云公徒三萬則曾本有三軍後以伯
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為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
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
故分軍征各入已也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豈獨
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
往自文宣而下軍政隳壞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
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
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主一軍故
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
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
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
公無與焉而不疑蓋公年十四生於帷幄之中不知
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茅堂胡氏曰是也魯
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爾先儒為舍中軍所
誤故以曾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說汪氏曰費誓稱魯
入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
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蓋是時軍政隳壞而
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政於魯
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魯公復古制作三軍之
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咸為二軍不
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

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
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
國家者之所宜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
分公室也
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
非其國執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成費於前書作
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趙氏曰公
羊云三卿也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穀梁又
云諸侯一軍按國有小大軍制當異周禮小國一軍
據魯初封時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
盧陵李氏曰

此修其制國分氏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二軍後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碍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立甲之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三軍也當從胡氏舍中軍見昭五年

夏四月四卜不郊不從乃不郊非禮也夏四月不特也四

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備魯舊三十一年亦四卜不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日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宋公使孫舍之師師侵宋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日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鄭子伐鄭鄭子伐鄭先至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

會于北林會于北林而于向右還交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

手手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亳洛反亳作京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

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多毋

留憲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

盟名山各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諸其國家鄭子鄭服而

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悼公四同盟止

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許也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所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清山川丘陵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謂之天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觀正義此言則以亦可以同盟為觀禮之同盟姑存于此又曰交子以戲與毫二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此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公至自伐鄭復伐鄭也

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歟乞於子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尋復

扶又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

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同蓋

用公孫舍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微而固與晉以托焉故亳之盟其

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

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

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

疾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
題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
戊寅會于蕭魚庚辰叔鄭囚皆禮而歸之納兵侯禁侵
孫晉侯使叔射告于諸侯公使滅孫紇對曰凡我同盟
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籍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
矣鄭人賂晉侯以師理師燭師觸廣車輪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諸器女樂二八晉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辭曰夫和我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毀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美以
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毀邦國
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
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
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載在盟府不可廢
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國也公羊傳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
鄭與會爾程氏曰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程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

五起立以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
而詳錄其會也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詞也鄭
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今始
之亦能有鄭論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懷公有地
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
未集事之辭也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
蕭魚序績也也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
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
于召陵之義也也會于蕭魚與盟于召陵書法
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霸之績然召陵則先
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狄之服義必明著
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不書鄭會謂其不可
於會也也下則得鄭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而
信也也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而
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
片侯也不相備也也禁侵掠遣叔射告于
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也昭四
年會申鄭始

楚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曰齊桓霸業至葵立而盛桓公秉牲載書而不歃血

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霸業至蕭魚而盛

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

蓋要之以信而使人自服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

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

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後晉楚爭鄭五年之間

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轉救之晉用知瑩之謀未嘗

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

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則晉國春秋嘉

善於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

一日之績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

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

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

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

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

其文以見其信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我伐

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王室而遠人服矣悼公再霸之烈其最

可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

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龍言其氣然以荆

方強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

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凌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

公至自會

也

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喪敗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

則以不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

執鄭行人良霄

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

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

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嚴梁傳行人者

皆序績之又也

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

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明召

陵伐鄭會蕭魚

皆序績之又也

公至自會

也

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喪敗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

則以不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

立旬以為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

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

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事雖有

者也然結之遂明也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

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

意則純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

也魯無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公十

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知營

而連年來伐況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

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

也圍一事也取邑一事也三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

也感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也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昭公二十六年

秋九月吳子乘卒

公子貞帥師侵宋

伐而經書侵敗之也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五年十有三年晉悼十三景三十一靈二十一簡六曹成十八獻十七

哀九共三十卒與諸樊渴元年春公至自晉

勞于廟禮也廬陵李氏曰公行必致危之也今踰年而反

于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飲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于

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此亦

存之說姑夏取邾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行傳曰邾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邾

不繫乎邾婁諱取也邾魯之邑也魯初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

取言易非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何足記乎左氏云凡書

羊以邾為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

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
起將上軍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
起將下軍魏絳君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
大和諸侯卒乘官屬以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
也夫讓桑繫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
刑民類之其寧准未其是之謂乎周之衰也其詩曰大
儀刑不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
夫不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
而讓其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流也君子無禮而
以加小人人小人也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
德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喪先君

首領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

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盜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
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臺夷奄征南海以
共乎請盜之共大夫從之

附錄

日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
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吳天亂
靡有定

夕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侯畢農
事禮也周氏之邑也後齊高厚伐
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齊既既息
魯政有裕則知取郟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巳矣
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城孫于防二十四年滅孫自郟
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君未也觀下年會向伐秦
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
為備事

日先王

鄭良雲太宰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
日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

則以除其禍而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
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
牽引也猶愈乎楚人歸之

靈王十有四年 景三十四 靈二十一 簡七 曹成十九 康八

哀十 康王昭元年 諸樊二 春王正月 季孫宿叔老

會晉士白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彘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彘丑 萬反 春吳告敗于晉會

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

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

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
如昔者蓋言語瀟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侯
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棄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成焉於是乎
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荷之與晉路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
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
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
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
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也也於是子叔齊子為
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魯使
魯使二卿會晉敬爭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
長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
情慢不攝故賤稱人蓋欲以脅率諸侯獎成伯業也向
鄭地吳來在尚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

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為介晉為盟主亦列之於會
也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季孫宿以卿為
介而不使之范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

大夫為卿上介大夫未有一卿俱會
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大夫未有一卿俱會
公始二卿列會自大夫未有一卿俱會
襄公始大夫張也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
使人之體豈為得哉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
又交吳以害晉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
夫會焉自是歷昭定不會進吳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
彼取此春秋何善焉鄭使則大夫為介大夫
使則士為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婁如晉曰寡君之命
介子服回在媿卿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
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
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此齊崔杼
宋華閱衛北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情也則不親
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言
公子而卒會晉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目
將荀偃樂壓一爭而大還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
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
有霸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悼公為之也自是會檀
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士口不
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盧陵李

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
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左氏以此會為
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
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
其實高氏謀伐
秦之說或是

附錄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
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
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禮雖不才願附於子
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

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伐秦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邲不濟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曾人莒人先濟
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
優何懿子說一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而後

人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矯帥師以進
從之至于櫟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
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櫟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
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
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示誠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
執馳秦師死焉士執反栾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
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
將殺之也士執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
書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
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
其在盟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
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黶死盟之善未幾及
人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
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周氏曰春夏與師煩擾中
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春秋曰晉秦七
十年之真爭寡光於圍鄭然結於敗穀禍於三戰大
舉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以
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仲尼作春秋皆刪撥大義不與衆史同也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謬妄矣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又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不善之積莫非已招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土

而處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諸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所以警言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逐君之惡未有若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何耶則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則已立矣而衎不名何耶則曰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衎不名而鄭不名則篡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子而則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春秋自林父出

奔歸衛南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十見於經其書不
削皆奔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
衛侯奔剽立二十二年衛侯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
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
窮言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弒剽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
殺喜子鮮奔晉又曰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
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夷與邾益是也
獨衛不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
齊不名者歸功於弟縉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
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
云儀儀二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
夷儀儀二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
例蓋儀儀二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國書名之
豎年例論故術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
書得全別若依前例觀
之殊失之也若依前例觀
附錄 天子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
於未可知也新軍無師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亦勿
皆未可知也新軍無師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亦勿
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
君將賞善而刑濞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

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
主置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
為天而生民而立之君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
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有
國皆有所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
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
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諉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民上以
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
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四伐我矣是無晉也王曰自滅節之後

蓋有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秋楚子為庸浦之執

由矣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

舟之監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

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附錄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叢莒人

邾人于戚邾音悅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

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

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

人始貳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

定則也而謀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高氏

則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其書于策

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衎無

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

誅孫衎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

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陳

氏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

矣會七國之大夫于戚區區之私邑而守其民

賦此區區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忘於政事惑於其臣

不之省也置夜李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

在乾侯而季孫會適齊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

霸業盡喪矣尚偃親執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

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真豈待假羽毛哉于戚之會諸

傳無交當從張氏詩氏

附錄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也謂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均至

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靈士十有五年晉悼十五卒靈二十一年景二十四

八曹成二十景十九康二景九平春宋公使向戌來

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

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切乎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

之重勞且不敢問曰報二一年約之聘尋十一年臺

之盟劉翥也劉翥也不盟于國而盟于劉

祭向戌於公弱其甚矣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

非禮也不繫國者向戌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仇也聘而遂盟已為非國况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國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檮此霸主謙以懷望國而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劉夏逆王后于齊官師從單靖公此兩見而已○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非禮也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交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稱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中士下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子不朝上卿逆而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春秋二百四公監之

十二年周十三王王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可重重燬祭公遂行逆后而紀美過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校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受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周襄禮發昏期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誡也

附錄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我為右尹為子馬為大司馬公子索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

司馬在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內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豈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亂心詩曰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吾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文父尉翻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說諸季武子武子實諸十鄭人監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豫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何不敢進也

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為成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

甲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

滿不謹成郭見圍救患常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

矣

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

進无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魯本非弱國自季氏

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公室之立甸卒乘自

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郭宮交侵齊亦屢伐警之

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

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魯第五役也自戰戰之後齊與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

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二年之間伐魯者

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曰此際成不服之如事也春秋書

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

六年定十二年然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強

季

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於成郭是乎城成郭

由不能戰成故成郭見棄而城也

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其言至遇

何不敢進也

季孫宿在齊

齊固有成於諸

甲弱已不足以當敵

故書公救成至遇

滿不謹成郭見圍

救患常速乃復畏避

公之所為可知

矣

自宣之季年內不言

君將於是救成而不

進无惑乎三家之專

魯也

魯本非弱國自季氏

專政務豐植其私門

城費矣又取公室之

立甸卒乘自

歸其私於是魯君手

拱手於上郭宮交侵

齊亦屢伐警之

百金之家猶足自立

而盜起於內莫知所

以制之則外

寇之來亦付之無可

奈何而已

魯第五役也自戰戰

之後齊與不至魯者

三十餘年則

以畏晉之故也於是

再見晉悼衰矣二年

之間伐魯者

六而有同圍之師又

曰此際成不服之如

事也春秋書

齊之圍成者二此年

及明年公之圍成者

二昭二十

六年定十二年然則

疆事之無備終則家

臣之恃強

季

孫宿叔孫豹帥師城

成郭

於成郭是乎城成郭

由不能戰成故成郭

見棄而城也

敵去而後城亦已晚

矣詩曰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

孫宿叔孫豹帥師城

成郭

於成郭是乎城成郭

由不能戰成故成郭

見棄而城也

敵去而後城亦已晚

矣詩曰迨天之未陰

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猶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謀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難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威譚成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外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僕鄭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兵之非夫諸侯盟誓之難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句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成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無與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速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玉人以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也子罕之妻而歸諸范氏

靈王十有六年 晉平公 元年 靈二十五年 簡九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爲中軍司馬邾奚綽襄繁盈士執爲公族大夫虞立書

爲康馬御改服脩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

歸侵田焉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

國

溫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行也

二君皆稱衛侯曰高厚逃戊寅大夫盟與諸侯宴
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
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墨小邾之
夫盟曰同討不庭公孫墨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編刺天下之大夫也曷
為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梁傳溴梁之會諸
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
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杜氏曰諸大夫本欲盟
高厚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亨諸侯此間無異
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舉小邾
以包之何氏曰不重出
地與雞澤大夫盟同義

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
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

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
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
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
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何氏曰
敗吳之楚伐秦報助楚之秦會戚會逐君之臣而使
定篡立之君皆關於夷夏君臣之故故曰大事而使
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何氏曰蕭魚服鄭諸
三委於臣而君遂失權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
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
之明也君若贅旒何氏曰贅旒繫屬之辭旒旒旒
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
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

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周威烈王二十七年

韓魏多之玄孫斯皆為諸侯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發晉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盧氏曰諸侯

逐魯六卿公晉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效失矣三桓

其所由來者漸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

待後世之意也五霸既衰梁之會諸侯出

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

諸侯也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

夫盟者世變之益降也東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

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

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

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東曰文七年

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

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難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

至于梁則又甚矣梁之會政在大夫政在大夫

故不言諸侯大夫不言諸侯大夫者大夫無諸

侯故也雞澤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

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

大夫諸侯失政而何耶五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

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

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梁之盟則諸侯皆在

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復以大夫

之諸侯著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大夫

於斷時也苟能攬推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

罪服貳何首事之初即以大阿之柄授之大夫而討

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實以

卒受弒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

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強家
黨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陳也
魯侯晉猶係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橋盟宋稱諸
侯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毅胡氏陳氏皆得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宣公嘗黎也且曰通齊楚之

使伯討之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
得自治之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
為伯討之音人知莒邾之可以討而不知已之不可討也
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
能以行其國而執人所以非伯討也書氏曰諸侯有罪
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
稱晉人而二君不各書氏曰經書執諸侯
十一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齊侯
伐我北鄙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
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
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
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二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自會見公出會謀齊尚○五月甲子也

震為二者皆土位在中宮此近臣恃權踰法之象也
秋列侯伐北鄙圍成明年又圍桃高厚又圍防魯
之北鄙連歲受兵震恐甚矣地動之變始為是發○叔

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請遷于

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
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會晉荀偃書曰會鄭
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
荀偃擊麇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
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
許而還書曰許欲棄楚請迂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
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鄭不先諸
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懷陵許氏曰先書鄭伯臣
不可過君也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
足以及見一時之俗矣陳氏曰鄭非主兵也高為會鄭伯
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
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
主中國則書會陳鄭非主兵也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
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非也諸

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各位不敵卿雖主
其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廬陵李氏曰士穀主垂靡
會鄭其事一也陳氏許氏得之左氏非○秋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各速遂塞

海陘而還周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郭今春再伐
我至是又圍成甚之也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晉
欲致晉而與之戰也○大雩○冬叔孫豹如晉白傳冬穆

其志在於爭霸也○大雩○冬叔孫豹如晉白傳冬穆
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
不敢忘穆叔曰以寡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
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折父獻子曰偃知罪矣
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鳴

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鳴乎高氏曰魯不
能內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
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其矣
靈王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備獻二十一
六年陳哀十二齊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
十秦景二十一東四景諸樊五春王二月庚午邾子

晉人尋赦之○宋人伐陳甲宋也高氏曰七年邾之會
也言亦如之○宋人伐陳甲宋也高氏曰七年邾之會
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
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誡也廬陵李
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書宋
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繫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

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書伐
而不書復與於鄭人之侵蔡獲焚矣○夏衛石買帥
師伐曹白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甌重
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

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恐
于晉白傳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也越竟田獵
而遭曹人之辱盍亦內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

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
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作桃高厚上左無齊
字白傳齊人以其未得志

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
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於郕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
衛言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決其傷而死。齊侯曰。挑魯地
弁縣東南有挑虛。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
圍吾一邑。其恃眾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九月大
雩。○宋華臣出奔陳。宋華閱卒。華臣弱。畢比之室
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畢比私
有討於魯。遂幽其妻。曰。畢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
不唯其宗室是暴。夫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
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未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夙沙
夔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
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
子違不適讎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冬。邾
人伐我南部。邾助之。齊故也。高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
邾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
也。此祝河之會。所以復執也。高氏曰。魯之四鄙而意伐
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

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魯鬼于紅。華車于
晉曰。無以而陵夷至此者。二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
附錄。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折。日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
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濟小人。比皆有監。廬以
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
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齊晏相子卒。晏嬰慶。纏紼首。經帶。杖管。發食
。鬻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
為大。

靈土十 十有八年 晉平三 靈二一十七 簡十 一 曹成
七年 陳哀十四 孝十一 宋平一 春 白狄來 白狄始
來 景二一十二 康五 景 諸樊六 春 白狄來 白狄始
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音現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
世一見。各以所貴。室為擊。

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

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釋也猶言

騰也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通之也重而獻其白雉

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禮作樂而天下大

服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白雉周公曰德澤不

加君子不享其贄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曰天之

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二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

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明春

秋書曰狄於是焉止白狄之來與介音盧同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以禮

義相接哉中國因其來而自知所戒以禮義外之可

也若漢光武之謝絕西域則所謂以禮義外之者也

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不及夷狄豈

責以行朝禮哉苟焉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

心期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亦

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

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衛行人怨接於上也杜氏曰因其為使執之故

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賦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

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

服矣今置所先而後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

固若是乎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

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二

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沉於兼而有之乎

我北鄙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向圍齊我北鄙中行獻

子將伐齊齊侯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

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榘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

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

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

環估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

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

蓋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齊冬十月
會于魯濟尋梁之言同伐齊齊侯與諸平陰擊防門
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折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
乎魯人言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
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
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蒞而疏陳之使乘
車者左實右為以蒞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
聲察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
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國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
最曰子穀殺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殺衛殺馬
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
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願曰為私誓州綽曰有知
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貝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百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
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
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上
門中孟莊子斬其楫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

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
以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門左驂迫還于門
而疾驟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
則失矣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
侵及維南及沂齊侯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
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
病矣齊侯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
齊環皆盟棄好陵虐神主謂數伐魯殘民人肆其暴
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齊悼之
肆非也子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事蓋未之謹也
六年城萊十五年伐魯圍成十六年兩伐北鄙十七
年異道圍桃及防今夏大舉未始不身親之也襄陵
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諸侯所共惡疾故
者也是以勤天下之兵幾亡其國諸侯同心俱圍
同心而圍之也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

同心圍之故特曰同圍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

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

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在呂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追其齊侯環之

謂矣尚誰對哉

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者兩伐齊是也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

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靈背盟好歲

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

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王曰于齊以四國

及戰而不書伐則賤晉可知會于魯齊同圍齊而經

不書地會則與于衰伐鄭異矣東曰同圍齊不但

與於諸夏之義矣○殺梁云非圍而曰圍非

傳史也若未圍

師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

以刺王政之不行也○穀梁云閱

師師伐鄭○鄭子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

豚尹宜告子庚曰○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殺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吾至其謂年

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

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

遂涉穎以于旒然為子馮○公于格帥師侵費滑晉

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比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

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其兩及之楚師

多陳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曠曰不害吾驪歌北

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

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也鄭氏曰楚公子午之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盧李氏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